

禹

貢

說

昔邵陽魏君默深來廣州訪余談禹貢甚相得也其後君知高
郵州余會試不第歸訪之君所著禹貢說適成出其稿曰爲我
閱之有誤者駁而正之明年以歸我是歲咸豐二年也明年余
不會試託金芭堂孝廉攜其稿歸君芭堂至江西遇賊而返未
幾聞君歿矣余藏其稿十餘年方伯方子箴先生君老友也取
而觀之遂刻以傳之方公之於故交可謂篤矣余憶與君初見
時談分江水不能越山數重而橫入震澤君拊掌曰吾疑此久
矣今將往觀焉蓋君勤於考古又健於游考地理有疑輒走數
千里目驗而定之讀幡冢導漾遂往甘肅而觀所謂三洞者以
著於書書中凡若此者皆其卓然可傳之說也人言君性傲然
屬余閱其書乃謙甚余念之不忘且承方公命爲序追憶故交

死生隔絕執筆而怡然也同治六年三月番禺陳澧序

禹貢說卷上

邵陽魏源然深撰

通釋禹貢

問子治尙書必崇西漢今古文家法至禹貢山川地里豈有今古文之別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西漢師說寂寥將以何者爲家法乎曰是何言也夫今古文家法又孰有明於禹貢者乎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里志特稱禹貢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古文說者十有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嶧陽震澤敷淺原豬蹙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禹貢之山川者二十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行岱山積石揭石弱水沮水澧水絳水濁漳水漯水沂水淄水泗水澧水故大河九江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大野澤徒駭

胡蘇鬲津則亦尙書家遺說而絳水潞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
凡六述桑欽之言則傳古文尙書于東膠庸生者也桑欽水經
末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事與地里志古文說合則
是禹貢今文家言備于班固之地里志禹貢古文家言備于桑
欽之水經新唐書志水經桑欽撰或疑欽成帝時人何水經有後漢魏晉地名是公武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
沙零陵桂陽諸縣之名本草神農所傳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所產皆後人所附益如管子書及身沒以後之事左氏有三家分晉之文爾雅作于周公而曰張仲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廣天下豈可以是以而概疑全書哉至注中又引桑欽說者經自經說自說注桑氏之經而引桑氏之說猶之註說文而引五經異義注公羊傳而引公羊外篇也
據是二書以釋是經則西漢今古文師說又孰有備于禹貢者
乎說經以近古爲得實矧地里有沿革陵谷有變遷以後世之
輿地釋禹貢猶之以西洋之厯象釋堯典以平水之官韻叶毛

詩以王安石之字說詰爾雅則譚經師家法又孰有亟于禹貢者乎近世治禹貢首推胡氏惟其治史學之地志而昧經學之斷限故惟考河濟故道與歷代遷徙有功于經而江漢弱黑則紕繆百出蓋知今日之河濟不可以說禹貢之河濟而不信今日江漢不可以說禹貢之江漢說河濟則力求漢以前舊說而說江漢弱黑則惟溺宋以後之凡談如三江九江嶓冢諸案皆力排漢志九江雖宗水經而誤會水經此外弱水黑水南海蒔水流沙碣石諸訓皆信道不篤以積遺珠

胡氏謂曰氏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

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蒔水非東至之蒔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陸之陪尾非淮水所經安豐之大別非江漢所會蜀郡之枳水非西傾之所因而漢志皆係以禹貢沿襲舊聞不可盡信又謂漢志之三江九江非禹貢之三江九江云云今案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非漢志原文蜀郡枳水本指桓夷不關西傾所因皆胡氏誤也嶓冢蒔水三江則志

不誤而胡氏誤也九江則漢志今文說與桑欽古文異說容可並存非若胡氏洞庭九江之矯誣已甚也黃宗羲之序今水經錢氏玷之注漢地里志皆不信古之三江分道入海宿學專門且如是又況下此者乎譚高僧之掌故則雲仍不如祖禰述都邑之傳聞則鄉野不如郊郭鄭氏說書多異先師獨于禹貢不敢違地志而恣臆見故較他篇之注爲少疵後學所宜鑽仰焉

語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今使語人曰江與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尋陽以下始暫會而復分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彭蠡非鄱陽湖古彭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江水分三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澤又分南江白錢唐入海有

不啞然笑者乎更語人曰古無洞庭止謂之湘水大江自分九道是爲九江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大別不在漢口而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西漢爲上源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上古江淮漢沔之底皆高于後世故沔水可遙襄斜而入于渭潛水可由嶓冢而入于沔淮泗可分支而注之江江水可分支而入于震澤非如後世江底之低江面之狹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黑水不遠南海不遠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卽弱水之下游南海卽青海爲黑弱二水之歸宿又有不啞然笑者乎其笑也固于所習聞習見而震于所不聞不見也以今

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則豈獨聞是說而笑卽如道江道漢道黑水三章使不知爲禹貢聖經而但稱爲山經水經之說未有不笑其誕且妄者也未有不如孟子排淮泗注江之言反疑古人之紕繆者也而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聞古時河濟非如今之河濟則信之聞古時江漢非今之江漢則不信又況弱水黑水之僻在要荒者乎謂經中之古音古訓異于今韻今訓古制度異于今制度則信之謂經中之地理異于今日之地理則不信又況今文古文之家法久廢不理者乎

釋禹貢貢賦一

問冀州有賦無貢說者謂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鄭注謂此州田稅所給也官千里之內曰甸

注治田出穀稅

千里之外曰采

注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

冀州畿內惟入穀稅且有園

廩漆林器用財賄之征不同諸侯之貢惟此畿內畿外之別也

至九州田上而賦或下田中而賦反上且揚州壤沃不下于雍

而田反下下者何冀豫梁揚四州賦皆言錯餘州不言殆夏后

氏酌數歲之中爲常制孟子謂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是

大禹爲橋民之政者何曰田之上下論高庠非論沃瘠漢書敘

傳云坤作隆執高下九則注引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

九等也書疏引鄭注云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此兩

漢今文說而鄭亦用之貨殖傳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胥腴沃壤

千里虞夏貢以爲上田此古文說而王肅用之蓋中國九州在

昆侖東南水皆東流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古稱雍州積高神

明之與故雍在西北最高則田上上揚在東南最庫則田下下

推知餘州例皆以高爲上以庫爲下

別詳雍州下

設如王肅僞孔以

肥瘠分上下者詎應冀田中中反出上上之賦雍田上上反出

中下之賦乎賈讓言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

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詎有上者必肥下者必薄乎

卽賦之上下亦通計九州歲入之大數而衡其多寡冀地最廣

賦最多故爲上上充地最狹水患最甚故賦下下其餘諸州或

參以人工地利之盡不盡故所入不均詎設此九等輕重之則

以爲取民一定之制乎至冀豫揚梁四州賦皆言錯則諸家各

爲之說惟孔疏謂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多少自可更

立其等非卽以此爲定可謂補經註所未備天道有盈虧地利

有遺盡人功有勤惰其錯而上下有難一定至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若如諸儒所解則是每一王起必盡變經界畝洫且古時地廣人寡而授田反少後世生齒日倍而授畝反多若謂尺步有廣狹則尺制皆古短今長不應夏尺倍長于周尺殊不知此夏后取民之政更仁于殷周乃從來未發之覆何首管子幼官篇古者田租百取五熊安生禮疏曰夏政實簡一井之地惟稅五十則知夏后氏五十而貢者一井止稅取公田五十畝也殷則取民較多而一井稅取公田七十畝也周則取民多而一井計畝均分稅取公田百畝也惟夏后氏一井九百畝之地賦民田五十畝最少故曰樂歲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苟謂每夫僅授田五十畝而取其

一則樂歲亦虐于殷周何謂助微多取而貢寡取乎孟子以重
千什一爲大桀小桀此桀改禹制之證蓋夏之末造用制已淪
錯法又廢故凶年所取重于助微至春秋稅畝戰國厚斂已用
周制百畝之取而又藉口貢法豐凶取盈之說于是龍子孟子
始不善之蓋所不善者周末之貢法而非夏禹之貢法也周制
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是周亦有貢法而諸侯始藉口以行其私若夏后氏之貢法百畝僅征五
十仁孰仁于此者至周以前無兵賦之名少康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卽司馬法一成之賦而不稱爲賦且納總結秬粟米經有
明文乃鄭氏箋詩以南山之禹甸爲邱甸兵車賦法與其書注
自相違背猶以漢之口錢釋九賦未足辯焉

釋禹貢貢賦二

問田之上下論高庠非論沃瘠則雍梁並據九州上游梁地多
山不庫于雍而梁田惟下上者何貨殖傳言汧雍以東至于河
華膏腴沃壤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田明論沃瘠不論高庠者
何曰貨殖傳欲張後世關中之利故取上田爲說而未計及禹
貢所賦之下下說經則當兼綜條貫非可斷章立義也漢書言
雍州自鄭渠成溉屬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
則秦未鑿渠以前渭北地皆屬鹵故雍州沃壤從不聞于殷周
之際矧在虞夏以前且雍域西極黑水北包朔方而史稱沃野
者僅岐雍以東至于河華居雍域三分之一其餘皆非則壤成
賦之所不若冀之平陽太原東盡大陸皆成賦之中邦且水退
填淤地力新復如今黃河永定河所徙之處號鋪金地此冀田

中下而賦第一雍田上上而賦第九也至田之高下各據當州地勢而非合較九州之地勢梁州高山大谷皆不可田其可田者北則廣漢南則成都原隰渠堰灌溉萬頃且成都方患沫水之害李冰特穿江以綢其勢作堰以節其流是其下地皆上與水平一決卽入患澇而不患旱苟其地高仰則如涇渠之不久卽閉渠身愈高水不能入患旱而不患澇矣安能利賴至今乎此雍梁之田所以分上下雖並西據九州之上游而南北異勢有如此者不然如以沃瘠分上下何以揚梁之財賦擅後世而雍徐之上田徒虛名耶

釋禹貢賦三

問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誼奈何曰厥

賦貞之義有謂此州治水最後爲第九賦亦第九正相當者孔

氏也然以作十三載爲治水十三年則不應在降丘宅土之後

尤不應繫厥田厥賦之下

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此佚大禹謨文與

禹貢

且禹功首冀次兗何得以爲最後耶有謂賦以隨田高下

爲正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者蘇氏也然九州之

賦相校爲等差豈有雍賦第六而兗復第六耶有謂兗賦最薄

言君天下以薄賦爲正者曾氏也

見蔡傳

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

禹何不畫一之使與兗同又有訓貞爲卜謂兗患甚于他州洊

潦雖平盈虛未卜必歷試十三載而後得其一定之法者朱氏

也然卜之與作文義不承且餘州之始賦豈無審酌而兗州之

他歲豈無豐歉又有讀厥賦貞作爲句謂此州正作不休十三

年乃有賦入與八州同者鄭氏也然貞之訓正不爲語詞

字多作貞若語詞之正無作貞者賦異于田何言正作况謂其賦中下失同蘇

氏乎考九州之賦當有九等八等獨無下下充實當之金氏履

祥謂古篆重文皆于字下加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譌爲正

轉訓作貞斯言近之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明非水去卽徵賦或

待成熟數年多則遲至十數年充賦最後故舉一以見餘州也

冀州大陸旣作青州萊夷作牧荆州雲土夢作父及此十有三

載乃同皆以耕作之事爲則壤成賦之本見養民取民之敘焉

釋禹貢賦四

問禹別四海爲九州而校其道理廣狹相懸濟河

不能十里荆河豫州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至荆山衡

陽州

則

則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

冀州

則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

陽之海

揚州

則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黃之黑水

雍州

則相

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屆是何廣狹之

殊耶若謂九州之別以填壤別其土宜故不得均其道里則荆

河淮濟之間爲徐宛豫三境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

縱三州土壤不可并豈揚州兼江南江北嶺南之大其土壤全

不可析乃詳畫於西北而闕畧於南方者何曰秦漢以前天運

旺於西北而南方風氣未開故帝王經制封建井田亦皆專注

於西北封建所在則規畫詳規畫詳則土田闢土田闢則戶口

登而貢賦重是以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

以南止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

南止居其二下及漢武之世分天下爲十三部淮漢以北居其
九淮漢以南止居其四以南服五千里僅當天下四分之一則
其時南方戶口土田財賦必不逮今日所產之半故知禹貢區
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而惟據井田貢賦
之多寡也四海之內夷險不齊荆河淮濟之間千里坦夷萬頃
櫛比而又當中原要區歷經列聖之休養生息民力修地利盡
無曠土無游民其時徐兗豫三州境土得不分析最狹乎至淮
漢以南揚州淮南南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或江湖泛濫或
關山重複其時僻在遐陬闕疎農政平土寡墾闢稀則雍梁荆
揚四州境土得不包括荒遠乎卽如西漢極盛之時九有民戶
統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荆揚雍梁

四州僅當三百萬戶是古時東南土曠人稀之明證直至東晉
宋齊梁陳南宋屢代偏安屯田養兵興修水利勸農桑習技巧
廣舟楫通商賈闢文學而後天下之財賦聲教萃於東南本朝
分天下十七省而南方居其十視西北之七省土曠人稀者反
爲過之此乃古今天時人事之大變其致之非一朝其漸漬非
一代豈得以概上古南北之情形歟

釋禹貢貢賦五

問厥貢惟金三品而後世黻金之進奉銀鑛之稅額以爲敝政
者何周禮揚州其利竹箭金錫不言齒革羽毛之產故鄭氏以
錫貢爲金錫之貢且史記漢志並無惟木之文而王肅異誼者
何曰古者賦民惟粟米布縷之征無以錢爲田賦者有之自楊

炎兩稅始尤未有以銀準錢而爲賦者有之自明代始金銀銅
三品卽黃金白金赤金與夏之上中下三幣平準書食貨志既不以爲
田賦惟所產之地以充歲貢非若後世之賦有金而貢反無金
故賦外之徵求爲厲民之大禁也考工記言吳粵之金錫漢志
豫章有黃金之采吳東有章山之銅是揚州固產五金然古者
上幣中幣皆完質相授無鑿鑄之事以一鎰爲一金二十四銖爲兩二十
四兩爲鎰必用錢至萬始以一金當之卽白金亦以飾器不爲
幣故惟刀布之用最廣且范銅不但鑄幣之用爲度量爲鐘虞
爲兵爲鼎故鄭氏以金三品爲銅三色此誼可通者也至錫爲
五金之齊不列于幣以釋錫貢則于文不詞于事不典王肅曰
橘柚錫命則貢之不常人以荊州納錫大邕豫州錫貢磬錯證

之雖差勝鄭義然實祭歲歲常經卽仍是歲歲常貢何必多此一錫耶蓋與荆之大龜豫之磬錯惟諸侯人見則貢之以充大饗庭實不常貢也荆州納錫史記作人賜說文贛賜也賜予也子贛名賜古者下之貢上亦稱錫故堯典曰師錫帝洪範曰惟時厥庶民錫女保極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旅王若公此諸侯貢稱錫之明文也若謂元龜大寶故以錫貴重其詞則楠柚口實何以尊三瑞琨珍木平元龜象齒大貝南金淮夷所產荆揚南界閩粵商旅買遷何難市諸鳥語之夷以充方貢乎此誼鄭王皆失之當以史記人賜之訓爲古

問雍無他貢惟貢玉石漢志爲藍田產美玉今則肅州亦出玉石而在雍域之國不下百十豈皆衣租食稅竟無貢篚或謂雍

莫止隔一河切近帝都當有畿甸服御之供故簡其賦外之貢
然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倒記于貢道之後與各州殊
例者何曰是說也蘇氏書傳言之矣織皮者貢名非國名也其
文當次厥貢球琳琅玕一下浮于積石之上以經質之其間有
三雍無他貢惟貢金石不應秦隴毳裘之數翻無服御之供若
連球琳琅玕織皮爲文則西國並隴土宜不致專輸金石其間
一也織皮如果西戎之邦已在西傾因桓之列不應同是一國
而分屬梁雍旣浮于潛又浮積石惟知其爲皮貢則彼連狐狽
爲誼此與琅玕並陳隴則各供文無重出其間二也積石在雍
州以西非隴坂之所浮惟昆侖古號河源析支環據青海渠搜
近接朔方苟欲取道汧隴並須順沿東下若倒敘西戎于末則

浮于積石之道未審何國所出其問三也至禮三朝記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卽漢朔方郡之渠搜縣或謂非西戎之國欲據隋書西域傳纒汗國都葱嶺之西爲古渠搜國云云以合禹貢西戎之稱則大繆夫西戎戎狄自古同種故明代河套動擾西寧之邊近日青海仍皆蒙古之部奈何舍近塞熟夷而遠引萬里外之大荒以證四千年之經聖經變化無方然必詞窮乃始變例未有無故疑詞惑人蘇氏錯簡之說可存備考

釋道山三條四列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敘在道水之前必先潞澗谷之水由畎澮距川故卽山以表之或謂其敘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隨其山勢首尾而巡行之或謂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有奠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決九川距四海而後言潞畎澮距川苟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

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
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岍岐與鳥鼠將
近乃舍之不巡東至海碣而後復及于西傾西傾與嶓冢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嶓冢嶓冢與岷山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
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
後滌源故兗青徐揚最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則宜
先東後西雍州之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
道山皆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敘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
禹隨刊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工先後爲主而山川從之
此則隨刊已畢總紀山川條列皆以山之幹支水之源委爲主

而禹迹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屬顛而不敘非所以奠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于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此凡九州之水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貫數千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列具圖副說告成于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然何以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南皆各州功役所及而反不見于道山惟冀之梁山龍門該于壺口之內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于道水而亦不見于道山豈非以隨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經與岡幹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敘乎至若壺口太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栢大別衡山與北

條之荆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華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
且三見岍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陪尾外方內方敷
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于道山豈非以大瀆之所經與岡隴
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經見而必特舉乎故知
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
之次第也

問岍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以
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紀瀆則間命矣
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逕河而爲壺口雷首太行恒山之脈連
延東北接碣石而人滄海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
闕之以爲地脈之說始于蒙恬成于郭璞當訓爲禹之逕河禹

之入于海禹之過九江而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目不見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此今文尚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岍冢爲南條者也馬王開用今文說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自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爲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胡貉之民爲陰陰則爲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此古文家說而鄭氏注川之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道岍冢爲陽列岍山爲次陽列唐書天文志復祖之曰山河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

至滅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列書道岍而次北之西傾蒙其文于南列書道嶓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列之義實本于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邱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使四列三條非關脈絡則岍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東諸山并爲北條壺口底柱不過河中之石脊安得與雷首析城爭高並舉豈非北條渭北荆山之麓左自壺口石脊逾河而爲雷首太岳渭南華山之脈右自

潼關函谷趨底柱石脊逾河而爲析城王屋乎道水之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之至之迤之會之非謂
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山之陽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必
非南條五嶺山脈過之而必爲人過之北條之山盡于碣石逾
海爲島嶼諸國故經言入于海正所謂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
尾沒于碣渤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禹導河至海口忽航
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亦皆禹入
之乎

釋道山北條陽列

問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

汧山

縣今鳳翔府隴州地

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

殷周以岍爲西嶽華爲中嶽而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鄰岐岫西接隴岡在禹貢時止名岍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本一山也岍嶽在華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岍爲西嶽華山爲中嶽獨近日金氏鶚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岍爲中嶽而華山仍爲西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華爲中嶽岍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

華爲西嶽反屬豫州岍爲中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
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華山不過二百里
而西距岍山四百里中嶽旣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
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西嶽之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
赴岍隴不知畿內虞虢之屬原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
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畢至去岍近而去華遠且金氏力主衡
山爲南嶽則偏僻幾同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遠而反西畿
之虞岍嶽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荆山漢志係諸馮翊懷德縣下
而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荆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立非
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歷疆梁原入渭在荆山下同州志謂之華原俗
謂之朝坂自荆山麓直抵河壩東連壺口故荆山之脈從此逾河若

富平并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里安得卽爲逾河之壺口乎
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以三原之嶺嶷山當之見漢志池陽下俗名嶺嶷
山則更在富平之西距河愈遙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卽逾于河
且岐山東麓爲九變甘泉嶺嶷以盡于荆山故禹貢西舉岐東
舉荆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
之處爲洛水入渭處並荆山而移之乎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
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
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東
北至太岳者何析城在濩澤今澤州府陽城縣王屋在垣縣今平陽府絳州垣曲
縣則析城反在王屋之東北而言析城至于王屋者何曰漢志

壺口在北崩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

夾峙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脈之逾河自

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山大戴禮

夷叔齊二子生于河濟之間亦名陶山書序陽侯桀升白陶或此首陽即雷首在冀州之證

亦謂卽中條山見元和志又名堯山又名薄山並見穆天子傳封禪書又名堯山見水經注今王官谷是也

雖邈逾數百里隨地異稱三方志所牽言而其正麓則自臨晉

絳州溯汾水北走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岳蓋大禹主名

山川知霍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爲北條之左支王屋析

城之脈自底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又唐

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沈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故兩書至于

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岳北走恒山也然王屋濟水所

出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則并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縣王屋在濩澤而後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山形方正得名故或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與雷首中條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山東在陽城不特于山幹東西不合卽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底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陽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問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論者多謂太行爲天下之脊自河內走幽州凡有八陁皆謂之太行而恒山則僅上曲陽之一峯是北條陽列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

賁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恒山自恒山不能并恒山爲太行猶之道岍及岐至于荆山不能并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不能并朱圉以下謂之熊耳恒山以恒水所出得名卽今之渾河發自渾源州與滹沱衛河夾恒嶽而東行故禹貢並稱恒衛凡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黃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濟沁以北滹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滹沱以北桑乾以南恒山之幹也桑乾東北灤河西南燕山之幹也灤河以東遼河以西醫無閭碣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恒山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言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並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脈于寧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言冀都山脈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脈絡者漢

地理志惟于河內之壁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其西北卽今懷慶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恒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恒山在其西北兩山間曰谷蓋恒山北谷中至土曲陽始出山行平地故北谷在焉此精于言太行言恒山者今人尙執太行直抵碣石之說與北岳在上曲陽之說請列數證以闡之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是自古太行王屋兩山合計亦止方七百里安得有大行一山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其證一也郭緣生述征記謂太行自河內逾中山盡于幽州凡有八陁考山中絕曰陁太行綿亘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遼州迄今獲鹿井陘之地磅礴雖廣實止五陁一軹關陁在濟源縣二太行陁在河內縣三白陁在輝左

傳亦謂四溢口陘在彰德府磁州爲五井陘在真定府皆在滹

沱以南故淮南子稱太行為五行之山正以五陘得名若第六

飛狐陘已逾滹沱上游在恒山之北不得復爲太行今宣化府

口第七蒲陰陘在今第八軍都陘則更遠踰桑乾爲

燕山在恒山之東謂之恒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辨二也史記

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之上使諸子求之無郵還

曰已得之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記曰恒山北臨代南代

南俯趙晉隆安五年魏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

直道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卽今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

俯臨代乎燕世家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于秦正謂

代北之地若真定常山郡地則燕都近障豈能獻之而秦亦豈

能越境有之乎其辨三也恒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
泉東出盡于真定而滹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東出倒
馬關盡于上曲陽之大茂山而沙河與滹河界之北支由蔚州
東出盡于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之三支以中支爲正故
渾源之元嶽爲祖五臺爲禰大茂山爲裔孫實則一幹自和首
尾自長城築後遂盡渾源之山與五臺爲二考名山記恒山有
五名一曰南臺府
卽南臺也二曰列女官卽北臺也三曰華陽臺卽西臺也四曰
紫微官卽東臺也五曰太乙官卽中臺也是五臺卽恒山之證
水經注崞縣南面元嶽漢雁門郡崞縣爲今渾源州地五臺正
當其南是五臺爲元嶽之中峯故靈巽埒于岱華卽不祀諸渾
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卽是元
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辨四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

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嘸夷是并州無太行嘸夷卽恒水滹沱卽衛水上源出渾源州衛水上源出五臺恒衛二水夾恒岳東行至真定始出平地是禹滌恒衛之源必在恒山上游若上曲陽之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辨五也王制中國疆域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恒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述中國北面以恒山界華夷不以太行界華夷况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爲中國北界乎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耳若非渾源州之恒岳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辨六也漢唐望祀北岳于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岳不必升造其嶺猶祭岱山于博

縣祭華山于華陰止取廣平便于朝會非卽以華陰爲華岳奉
高爲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覲方岳歲時遣官秩祀則衡處
南徼尙不謂遼况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爲遼乎會稽南鎮之山
而尊在秦望廟在覆鬴豈可以覆鬴爲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
于真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郡梧郡治粵其地望
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山在吳郡梧山在
粵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爲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尙據詩
崧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
蒲坂在華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改云云試問唐虞四嶽
見尙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爲中岳周以岍
山爲西岳華山爲中岳殷及兩漢以嵩高爲中岳何謂五岳不

隨帝都而改况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恒山不過一在其支麓
一就其主山并未舍恒別祀何謂遷改本朝順治七年移祀北
岳于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譌謬而閻氏若璩輩猶襲孔穎達偽
吠聲請斷之曰後世帝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岳可于上
曲陽如遣官特祀則北岳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本雍州文附
論道山下

問終南惇物至于烏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或謂止
大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里志右扶風武功太
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武功今郿縣太壹山亦垂山古文以為惇
物錢氏珣曰當作岳山即今武功山俗稱族山水經隴山
聲之轉舊本誤作垂今據封禪書郊祀志正之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此並以太白山為終南而

武功山爲惇物故古有武功太白去天三百之謗此古文尙書說也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篠簜洪氏适謂以惇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考此文與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耦文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文此今文尙書說也其釋惇物雖殊而釋終南爲大壹山則古今文無異說白家法不明信道不篤于是皆析終南與太一山爲二有以長安南面之山曰盤屋以東皆終南者白盤屋至藍田之南山無謂之終南者地理志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東方朔傳諫起馳道抵南山云云而胡氏謂乃力主南山爲終南誤矣南山之南則皆秦嶺有并西起隴山東及秦嶺皆謂之今并以秦嶺爲南山者亦誤終南者見柳宗元集因有謂華山爲惇物者水經注秦隴寰宇記因垂字誤作華有謂

惇物宜近南山而以太壹山及武功山爲皆惇物者

胡氏請以渭

經正之禹于雍州治水自北而南刊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惇物而烏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烏鼠以東明矣若秦嶺南山則反在岐山之東曷爲列次其後西跨汧隴則包烏鼠在內曷言至于烏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岐在渭北終南爲太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終南若岐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獻諸周安得爲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而何證二也

祥詩古微

古人封山表鎮取尊特不取褒延

故冀不嶽太行而岳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紀不嶽五

嶺而嶽衡霍今雍州之山莫雄于太華莫峻于太白不應不列

于經自後人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而太白僅終南之一峯遂

有始隴終秦之說不知終南毛傳左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

也潘岳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

子儼真訓作終隆高誘注謂即終南蓋太白居羣山之中隆然獨高故

名中隆其中終降南皆同聲假借不以始隴終秦爲義證三也

至惇物之訓則必從今文蓋九州敘事異于導山若空述脈絡

不著隨刊則與導山篇何異九州無是例也故荆岐必言旣旅

蒙羽必言其又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績終南必言惇物

鴻荒之世終南奧阻人迹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于世自

隨刊滌源以後櫟橈四通于是終南材木金簡取給不窮西至

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悼物與旅績並書蓋上文
澧水攸同止治渭南思甚之水此時荆岐終南鳥鼠則并滌渭
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隰以終道渭之事故知禹之治
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

釋道山北條陰列

問北條陰列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及隴西諸山首短而末
長其次陰列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末
近者何鳥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皆西傾非渭源在鳥鼠西
六七百里地里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爲今伏羌縣地
則又在鳥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于鳥鼠者
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決雍冀泛濫岐陽之地

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
皆以道河爲主而岍岐以西之皋蘭祁連諸山陪尾以東青萊
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
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

今臨洮縣是

桓水出其東南入潛

詳漆州下

則西傾因桓自與道渭爲一役且其山在嶓冢之北非南條陽
列之山安得不與烏鼠並舉乎朱圉爲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
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列峯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巖或
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烏鼠南北相直其山脈
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烏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于
烏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
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恒山西縣之不可以盡嶓冢而閼百詩泥

之謂一聚可容陞必非廣則經曷爲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
卽謂禹道水循行次第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
先東至朱圉始折西至鳥鼠復折東至太華者耶胡氏謂至謂
經文必作鳥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
殉地耶雍州刊旅先荆岐下游而後上至于鳥鼠道山則先鳥
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華益知道山篇文皆以水之原委爲山之
條列矣

釋道山北條陰列

問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漢志謂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山金
氏履祥謂大雅崧高維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爲內外因別取
陸渾縣之方山爲外方或又謂中嶽崧高之名始于漢武者何

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

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嘉魚縣

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淮出桐柏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華恒衡嵩而不及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守所不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爲周制後條爲殷制至周室東遷洛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堂五室太室居中之誼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案古圖書復禮密高爲中岳非創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崧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世掌四岳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通劉熙釋名始混崧嵩爲一而釋大雅爲嵩山金氏履祥遂以殷及東周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

陸之橫尾并非淮水所經姚氏雖謂當與安豐之大別互易乃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別漢水常在安陸陪尾淮水常在安豐

此說亦未盡善詳大別條下

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距甚遠至于烏鼠至于

太華至于太岳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尊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卅縣泗水所出之說

隋志泗水縣有

陪尾山今山東兗州府

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

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爲泗源豈有班氏作地志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者哉此必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僞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爲孔安國真古文與安豐大別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爲泗源則陪尾正岱宗之來脈至于陪尾卽至于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菴

曰岱山爲中條之盡其脈自泗州徐沛間漸起岡阜由呂梁穿過而起沂嶧諸山再峽爲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爲泗水縣之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爲萊蕪之原嶺再轉卽東岳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于東平州而曲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東行岱脈西轉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以上桂說案蒿山之脈盡于成皋桐柏之脈盡于汝寧此後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蹤跡漸起于徐泗而突起于山東後世黃河橫決而南運河復橫截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脈自遼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一語已包盡中條之脈絡乎陪尾志泗源之山而不及汝源之山者汶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

桐栢之淮爲主也

釋道山南條陽列

問道嶓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列漢水所經也地理志隴西

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者何南郡臨沮

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臨沮今襄陽府南漳江夏縣西八十里

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南與荆門州

界考荆山起南漳訖荆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按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之例所必云至于荆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

西南非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

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嶓冢兼跨氏道西縣二境西漢水出

其西東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舉以明之禹貢

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者東漢入江流長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
凡沔漾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浮于潛一語耳胡氏謂據後魏
所置沔陽之嶧冢縣以駁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
短于潛水南條不起于隴西別詳于道
漢章下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
者皆以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華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沅
之發源也至于太岳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入海也
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敷淺原志彭蠡
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沮漳皆出于荆山以入江而景
山卽荆山之尾故水經沮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
沮出荆山則景山卽荆山也荆山爲荆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
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

至以景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
景山不過荆山之盡麓所出並無著名之水舉荆足以包景且
大別實在漢東與景山隔水支脈不同非導山之例且漢東名
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攷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
內方自當謂方城楚之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
上游非此所舉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
葉縣連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北
南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戍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城口
斷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而禹貢內方
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漢南沮漳之水入漢
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

東瀕澹諸水入漢也至大別山則書正義謂地理志無大別惟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糾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取鄭注以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理志而直言其無者鄭注于漢志無條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尙未紊殺也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所謂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言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則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岸

別詳道
漢章下

姚氏鼂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則近淮近漢
各得其所云云亦善于解環今更以左傳詳證之定四年吳伐
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太隧直轅冥阨子濟
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白小
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大敗于柏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不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司馬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潛
霍六安之地由淮而不由江蓋古尋陽九江及大雷彭蠡之間
江面橫廣各百餘里浩瀚沮洳洲渚縱橫爲舟師所憚行故皆
溯淮而上寧由陸越山而不敢戰于江也或謂柏舉在麻城清

發在德安府安陸縣西之沮口

見水經及元和志
沮水即清發水

雍澁在京山

縣東南皆與左傳兵形不合蓋柏舉即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

東隔三百餘里清發當濟嚮郢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澁則已

涉漢而西不應反在漢東以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澁在大

別上游當為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

俗名蠻河口水
經注夷水入漢激水

口

古鄒國故城

權水口

經荆門州東南入
漢俗曰荆門河

此三口皆在均州滄

浪水之下

此據水經注引地說所
謂滄浪之水出章山者

天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

為自安陸府赴郢必由之道則權口當即雍澁與左傳合而水

經及索隱並言三澁在郢縣之北即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

縣東北正當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澁在江夏竟陵之界漢

竟陵為今天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于古書無不合楚師戰

敗于天門縣

大別柏舉皆在此

由權口濟漢

當卽雍滋

轉戰荊門州五敗而

及江陵之郢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吳師故濟漢救郢而吳師自郢東禦之于雍滋以左傳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可疑者內方當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疑者

釋道山南條陰列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列故蒙道嶓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于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

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千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荆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一爲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荆山之所分是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于洞庭之口一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于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史記作汶山盤亘松潘茂州灌縣及陝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大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紛紜起伏西南走巒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廣不曰岷山至于衡山而必曰岷山之陽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

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若視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
千里而遙五嶺始能爲中國華蠻之界非衡岳一峯所能界南
紀也衡者橫行之名禹貢衡山蓋上連桂嶺郴嶺九疑諸山總
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走廬阜之敷淺原道山之
條列卽道水之條列岷山之條列岷山道江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迤北會于匯卽此之
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五嶺之山禹未
深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于彭蠡故舉
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于彭蠡故舉敷淺原以
表之水經注引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則自巴陵至
武昌凡沿江南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爲江所經

亦未可非也蔡傳既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岷山之脈
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異乎無以
異乎謂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道江書別書會書過
書至亦人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非言水乎太山之盡必有水
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以紀之因流坎之自然行所無事何
得道山之文獨異道水之文乎至地理志豫章廬陵縣南有傳
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
塘驛卽漢廬陵故地敷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潯陽大江之
盡又適當匡廬山麓之盡猶敘中幹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陪尾卽岱宗支脈舉陪尾卽可以該岱宗也又猶荆山下有
疆梁原亦名華原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臨彭蠡之澤接平磯
之原正謂廬山南臨彭蠡北接敷淺原也胡

氏渭引此以證其地有望夫山南有溢口水入江與漢志傳陽山南之原非是
山傳陽川無一不合乃後人因漢歷陵兼有今潯陽德化星子三縣地于是馬端臨謂德安有敷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道山過九江反遺廬阜胡氏渭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潯湖而不潯江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不合故知通典之言不可易矣
至是以道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并非漢歷陵縣地且中隔大湖于潯陽于廬山皆無涉更不足辨
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域地勢卑濕決川之功多于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歟固知疏濬多在下游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當人堯典巡守四岳下

問南岳史記以爲衡山尚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
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岳而無衡或謂殷
周異制者何曰尚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
前則非漢武始移衡于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
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謂五嶺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
高文帝並于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
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
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累南登瑯邪遣徐市入海求仙人還
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
怒伐湘山樹赭其山乃自南郡山武關歸是始皇并未渡洞庭
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敘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

則知是淮南之衡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灂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海陽出槎楊過彭蠡北至瑯邪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灂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矣水經山水澤地記亦以霍山爲南岳是古文尙書說與今文同史記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南岳者衡山也亦卽指灂之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經而不列爲岳而謂唐虞五載巡守朝會必于三苗之地乎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江北淮南之地距灂霍不遠而今霍邱縣之山亦名霍山與灂連界意

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專就天
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之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之曰
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之歟
至道山篇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王制南不盡衡山自江
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並指江南之衡以五嶺界南紀五嶺橫
行故曰衡亦非專指祝融峯也

禹貢說卷下

邵陽魏源然深撰

釋道山北條河水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其入海之道而尸子言古者龍門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山脊開鑿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孟子言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使禹防水而後中國可得而食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皇五帝之世與堯卽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之大變蓋顓頊絕地天通爲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河忽伏流潛目

出于中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畫其時百川沸騰高岸爲
谷渭洛相關不知作何狀非神堯在上神禹在下斷不能濬此
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既入中國以後則惟有因勢
利導輔相裁成而漢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
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則悠繆之
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已行之蓋河源葱嶺經西域匯於蒲
昌海今日羅布泊在天山之南於關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
隅一面可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
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
行沙磧不滲不滯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黑水弱
水東會盧胸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瀚海水小卽滲水大

卽滯計自上古至堯數千年其沙漠故道已淤廢枯絕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皆陵谷遷變於是潛源重發於星宿海遠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於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旣不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決冒北幹之山脊不得不鑿中幹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於中幹之底繼則顯截於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漢世齊延年徙河塞外之議尙欲開鑿陰山使水冒北幹之脊而過雖童律庚辰無此神技何怪漢武之斥其妄乎或曰桑乾河發源於甯武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龍

開闢呂梁析底柱之力以通大澗河於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充之境全行山谷中千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即使如桑乾河泛濫無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常相度至此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並不爲患所患在大徑以下則人力措置之失宜耳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如今漳水所行爲禹河之故道今小大清河一濟一潞爲禹河醴渠之故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無不明非如三江九江之分合不極力剖析則且啓疑經謗經改經之漸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禹貢之鉅疑今

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於籌河篇不入經說

問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謂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山而首敘於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於河內水莫大於汾禹治冀之功莫大於閼壺口呂梁以治河次則莫大於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患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於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閼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鴻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鄜延而南注於渭自孟門以東河由吉州而南注於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間皆河與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相距百六十里有脈綿

亘淤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東闢龍門而卒事於呂梁導東西兩派於兩山石峽之間俾不洩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於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隗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在今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卽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舉狐岐則汾之上下游諸山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峰一壑之謂也胡氏渭乃以梁爲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爲雍州之岐則曷

爲不書於雍州而首書於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閼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則
是禹鑿斷梁山爲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大
雅詠梁山於韓弈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使梁山非臨
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至三日不流乎自後人不知夏陽
之梁山東麓抵河者卽壺口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山異名同
地於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
禹但導河逕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鑿開呂梁出其中間哉雍
之岐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
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治涇渭爲復文矣且治水施功之時南
亦可及豫東亦可及兗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乎至若實

宇記以孟門爲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爲岐西古公所踰之梁山鄆道元又兼以壺口爲汾陽西南之壺口以梁爲離石之呂梁甚至傳同叔以爲徐泗之呂梁不但與禹河無涉且皆非冀域之山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旣道惟徒駭爲大河經流冀兗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兗域而孔疏以爲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冀次兗者何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胡氏據此謂禹未治水時降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爲河所經河患專在青徐故尙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濰淄及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賦乃同於他州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巢窟耕桑無所受患獨重於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而九河皆在兗域所厯漯渠亦在青兗之交則漯渠必大河之正漚九河必皆滌潒之支流不能盡挽歸北故禹於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橫溢非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爲敗兗地不高於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耶孔胡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漯川爲禹功開鑿之新河而不知爲洪水自趨之正漚且以二渠九河爲分洩盛漲而不知爲滌潒餘波也濁河之水合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荷

可全導歸北則禹於孟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伾以下
反分一河爲二爲九既必分爲二爲九何又合爲逆河以入海
哉且九河周末盡塞至東漢王景改河由千乘入海卽漯川古
道未開復醜爲二播爲九也何以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
故知出河以北奪橫漳爲新道

橫漳卽
降水

東行漯川爲故道初道

問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於田賦之下漢志
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庠沱又禹貢恒水出上曲
陽恒山北谷東入滏而鄭注惟舉恒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滏
庠沱爲四水蔡氏因以恒衛爲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
澤在北而或以爲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恒卽滏衛卽庠沱禹
貢時但名恒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恒衛爲入滏入庠沱之二

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滏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

注之自下滏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

注虜沱篇佚僅見他書微引其亦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惟是禹主名山川實非下游

互受始得通稱蓋滏本名恒以源出恒山得名也虜沱本名衛

其洪水不名衛也

逸周書作雒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始名淇水為衛水

至周始名恒水

為嘔夷衛水為虜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虜沱

嘔夷嘔即滏之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他

惡他即虜沱之段借也國策曰燕南有嘔沱易水易亦即恒滏

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為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不復相

應後世又名恒水上游為滏并以上曲陽之山為恒山而名實

益不相應

辨詳導山大行恒山下

於是鄭氏釋書舍冀東二大川止以未

入滹未入虜沱以前東西數十里之原流當之

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

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虜沱

王氏尙書後案

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
務申鄭誼以黜鄭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畧施功者雖小必
紀曾是濫觴之谿淵反勞而滔天之巨浸反畧乎漢志滹水東
至文安入大河虜沱東至參戶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古
時恒合滹易亦入滹沱之衛合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
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
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
况大行恒山滹源之功何從而施尙謂禹治恒衛止於數十里
間乎恒水土名渾河發源恒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恒在渾
源州而不在上曲陽則知恒水之出恒山者實滹易之上游而

非入澠之小水矣恒衛二水共夾恒岳自并至幽恒水之名正則衛水爲漳沱之本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沛水

問沛水歷代遷變一變於人力之引導一塞于河流之淤廢胡氏渭旣辨酈注執後世滎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滎澤陶邕之濟非入河之濟不必以沔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濬濟漯漯在九河之南濟又在漯之南漯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卽小清河胡氏皆斥之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邕之濟非滎澤之濟且更非道沔之沛則是河南河北數水本不相連而再強連之且沛自入河并非

獨行入海之濱而禹強瀆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其山南東邱絕
鉅鹿津經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
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
上源有泰澤亦滯而不流故知滎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漢
大山尾郭注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潰沸涌出其深無
限名之曰漢邵陽亦有漢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潛上復
有一漢其源皆潛相通以上郭注與沛之踰河溢滎理同一轍道光
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潛水汨流不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
其地正古濟水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水行地下
猶血脈周行於人身必不信其潛通勢必疑經非聖而後可至
職方氏其川滎維穆天子傳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滎陽以下

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於淮泗達於荷卽可由荷澤以溯於滎澤而逾河也乃胡氏謂禹時滎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於陶邨之荷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質之滎澤旣涇而不流則陶邨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行至荷澤卽有北口以赴汝有南口以會荷尙何分泄不及而又導其溢潦以橫彼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滎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入滎故至陶邨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受泗者貢舟至荷達滎僅數百里迴河僅十餘里與迴沔迴洛無異與兗州之浮於濟漯達於河者各不相謀乃殺兗徐爲一道舍滎川而達汶漯則河水由褒

斜而入渭視滎河執易禹乃導褒斜而不道滎乎是又必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滎澤孟諸井淤於河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邳以北之濟水猶存會汶逕鉅野鉅野即梁山又合厯城七十二泉之濼水濼水之源曰趵突泉凡濟南城西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湖而東出爲清河者皆濼水也其實濼卽濟水之異名也而東出爲大小清河大清河之上游卽濟水之上游其下游則濼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濟本由此人海而後徒於濼則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之濟可也胡氏則并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可爲陶邳滎澤之濟則是上游既損之不許絕河下游復損之不許存其故號是因河南中段之塞而并廢其源委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爲潰之議勢又必并廢祀典而後可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剛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謂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人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常在西明矣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離騷所云夕次於窮石也說文謂之岍山亦謂雞山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留賴河

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之曰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於合黎蓋禹功所施止道人黑水而止也黑水入於南海卽今之青海其海並無上源凡在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是古時黑水弱水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滯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故經以居延澤爲弱水餘波所入之流沙與西被之流沙各爲一地也而其正流自山合黎之黑水西逝亦滯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謂之枯絕胡氏渭見後世止存居延之弱水遂反以此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既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滯於沙而

不行者可不謂之人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
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
沙千里而遙惟在居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
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乃諧聲非會意本取柔
弱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說海卽今之青海故地里志金
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卽指羌谷水
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西海一名鮮水羌
谷水亦名鮮水青海周七百餘里
羣山繞之潞而不流不勝舟楫中有二島惟冰合時可通番夷
居島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於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
此弱水之明證其黑河敦煌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潞於青海
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

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閭是青海爲雍西地望爲華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以表二大川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之疑評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以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道而程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與西海條支弱水貫爲一川則黑水旣絕河源江源萬餘里而入南海弱水又貫葱嶺二萬里而入西海野等齊東誕逾鄒衍豈特合黎流沙已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僞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斷無絕河源踰隴岷之理於是說者皆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

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之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此說則弱黑二水當敘於道川之末何反居道河道江之前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漢次江皆先北後南則知道以黑水必係北條雍域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域之青海弱黑自必在黃河以北也禹貢東漸于海其西朔南三面皆不言海而聲教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弱水入於流沙之居延海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注於海水與弱黑相鄰獨

不可援居延海之例乎漢地里志武威郡姑藏縣南山谷水所
山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
城東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
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
西海東海而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
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山而人
河考伊吾今哈密地并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入南海
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湮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涕之斷續不
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消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
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
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黨河自鳴河山西流十里

逕三危山

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爲西極要路

春秋傳曰先王居櫛

杙於西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里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

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尙書說是敦煌戎爲三苗之裔山海經灌

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卽

說文弱水所山之岼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亘甘州肅

州之南兼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西南

卽今之涇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離山古酒泉郡會水

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

自郡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於是括地志史記正義皆因之皆以

張掖城北之河一名羌谷水者爲黑水既局弱黑於一地又局雞山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則合黎以上皆弱水

之源無黑水之源放水經山水澤地記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蓋弱黑二水至此始會故以名縣在今肅州之東高臺縣之西

爲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山橫亘酒泉張掖二郡之南豈僅局於一縣故知黑水爲肅州東之涇賴河土人亦名黑河

者合黎在此則弱禹時導二水西行逕今玉門縣安西州之黑

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而吉河皆黨河上源古黑水故道隨地異名耳而至敦煌受三

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於黑海卽今之大小色騰海也再伏

流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宿也後世

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波同北注

於居延海之河於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之河與敦

煌黨河爲上源及出關外又止滯於黑海名喀喇泊而不通

於南黑海卽大小色騰海於是黑水無尾閭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

海於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河中斷不接

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尙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蹟

是上源非無迹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於南黑海相去一二

百里然南黑海及青海並無上源皆以爲潛流之所潞則是沙
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合黎皆不言其所
至蓋弱既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卽弱水之下游黑水所經之海
卽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卽黑海又卽南海明矣但知弱黑本
貫爲一條青海爲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卽淮南地
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止以僻在西陲春秋時卽爲
戎翟之地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漢代河
西四郡皆屬羌夷故畧而不詳淮南地形訓赤水之東弱水出
白窮石絕流沙南至南海鄭注
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
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南海遂啟鄭孔以下無涯射覆試思梁
州導江白岷山近源始其西南之若水瀘水出白岷山以西爲
大江遠源者皆禹功所不及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

溟之黑水者哉爾雅四海在釋地篇不在釋水篇王制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
故知經傳言西北南三海者皆青海居延海滇海之類苟必泥
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葱嶺而注
雷霧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真絕大漠而滙於冰海乎一
一字失詁千秋聚閑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若
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在荆之上游一在荆之下游而東陵滙澤卽隨
九江而上下果何所折衷耶曰荊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尙書今
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彭蠡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必一江

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

其在上游者見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

尙書古文說

此西漢與古文非馬鄭古文比

荊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

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外與九

江無涉

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金口嘉魚之六溪惟九口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今尤莫確

穴卽古九江蓋江自百里洲而下江分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

正流東至于澧者則洲渚紛岐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

穴楊林穴朱穴調弦穴小岳穴赤剝穴分布江陵石首監利之

間皆昔時分泄江漲之地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及石首之

調弦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安石首華容安鄉

四縣皆古九江故道漢許商言九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

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

故水經言禹貢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今巴陵不言在下雋

之西南也洞庭則在正南非北矣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

言九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立

城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江至澧之

文遂不可通自松溪至巴陵江長五百餘里九江亡其六七而諸水盡鍾於

洞庭於是以洞庭爲九江而水經及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

則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水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

夏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互七百餘里夏水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爲

沱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爲沱鄭注別取夏水爲沱蓋以

漢方可爲沱耳水經注引應劭十三洲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經以浮於江沱潛

漢爲言其東至澧以
下自說大江正流北沱漸渠南岸九江亦塞惟存虎渡一口

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爲沱則下文曰過口至口迤口會豈

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爲洞庭無論洞庭是

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洲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謂

瀟湘沅湘資湘其君山則謂之洲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國

策又謂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并澧水微水

也若并上游大沅之五溪數爲九水則資澧故欲明上游九江

之是必先闢洞庭爲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卽

古三湘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一存亦爲九江旣在荆

州上游則東陵自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當尋陽之

西水經注江水又東過下雒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刊水

出廣江郡之東陵鄉尙書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江夏有西

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雒縣爲今興國州大治縣地其東則爲廣
州在尋陽之上游鄭注以此爲東陵則不以尋陽爲九江可知
而江自尋陽以下江勢正逆趨北而匯於北岸諸湖此九江在

荊州上游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荆

州九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

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

漢書地理

志

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至尋陽分爲九派

考尋陽北岸爲廣濟黃

梅歲修隄防之地占水爲田在昔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

穿入武山諸湖下達黃梅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淪縣治挾源湖感

湖涉湖以東至宿松廣於今之江而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江

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

兼有漢九江廬江豫

章三郡地以尋陽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爲郡望如治吳而名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郡治百千里

蓋楚徙

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鄢郢郊郢陳郢之例隨地僑置因并故都

郢中之蕲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江遂移於尋陽至王莽以豫章爲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爲九江之說遂以莽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爲山溪之水孔竅繁多岐之又岐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卽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闢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潯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爲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轡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江正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岸山海經贛水出荊都東山東北注

江入彭澤西又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非鄱

陽之明證水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

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

在彭蠡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尙有泊湖章湖青草

湖武昌湖等水卽魏晉時所謂大雷地者又太湖縣舊有大湖

小湖五湖之名亦并淤廢其皆古時彭蠡所泄歟惟其澤在北

岸故曰東迤北會於滙經以彭蠡之滙專屬於漢而江水特迤

北往會之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漢水截江而南滙爲

湖又貫江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秦漢名尋陽爲九江而禹貢

荊州之水藪遂移於揚州自後世隄岸日興江而日狹諸水並

鍾於鄱陽於是以湖漢水爲彭蠡移九江北之澤於江南甚至

謂漢水東滙澤爲彭蠡句爲經之衍文江水東迤北會於滙句

爲經之誤文而禹貢岐之又岐繆之又繆并非劉歆所及料

以湖漢水爲九江未嘗以湖漢水爲彭蠡也且入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

修江錦今卽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闢郢陽

爲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迤北漢水東匯之文庶猶較劉歆彼

善於此此九江在荆下游之說也

程氏瑞田既從鄭氏以九江在尋陽而又以彭蠡及會匯

爲鄱陽則是江水迤北而會於鄱陽漢水截江橫過而匯爲鄱陽真不值一笑尋陽九江之說雖亦尙

書今文家言

凡地里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古文此九江則偶同今文然較之古文之

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者前後漢地里郡國二志廬江郡九

江郡并屬揚州不屬荊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

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爲荊州界又顯辰漢志不合一

漢志廬江郡金蘭有東陵鄉是地名非縣名

前志廬江十二縣後志十四縣均無

金蘭縣注始以為漢西陵為今黃岡正北岸有山潁江之地則縣自是魏代所置

東陵鄉亦必北岸潁江之山據水經在下雒縣以東明即今蕪

州東之譚家磯其地兩岸環山夾東江流有如巫峽是為長江

一大關鍵荊州一大戶閩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互淮南江北數

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蕪州出江其

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緣魏世金蘭

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淮水導源全

山至蕪縣入決水蕪縣南距江數百里中隔大山豈有南流入

江之水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且往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

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王胡氏

謂漢東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自過蕪以後復豁然浩瀚

其北岸豈有橫插入江之山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蘄州東廣濟西踞尋陽九江上游不應九江反在東陵之下且導山導川凡言至于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故九江雖在巴陵西北尙不以巴陵爲東陵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巴陵爲衡山之麓敷淺原爲廬山之麓相去千餘里豈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旣用劉歆湖漢九水之說而又以東迤者爲南江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則北會於滙勢必指中江所滙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差勝於洞庭彭蠡而遠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禹貢也

以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周秦也

釋道山南條三江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其源謂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為一而入海是始分而中合者亦說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鄭元云江水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三孔人海合為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諸人皆與蘇說並舉實為大謬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東合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徐鍇說文注宗之則是同一大江特以上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州何涉與彭蠡以下之三江何涉又非也一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邵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雙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本不言再貢而揚榷據之謂求三江于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源于蜀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同注震澤解不

足辨又非也蘇氏合一則別之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為三道

北岷江中松江南浙江以各入海是已合而未分為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

正說者班固地理志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鄭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漢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如胡渭語班氏以中江盡于震澤而其下游松江別為南江不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禹貢之南江也一則不得水經之本意如鄭注見桑欽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江東注于其區謂之五湖曰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海者為南江是又以中江為南江之支流且謂浙江非南江則誤漸為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為浙江即南江者之所本皆非也是二旁說皆得失相半擇焉不精若孔疏申孔傳言三江自彭蠡後分流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海則依傍班鄭之一則更別諸震澤之義望傳震澤之文水道管如蓋無譏焉

下流謂自震澤出為松江東江婁江皆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既

入底定其文相連為此說者亦有正有旁庾闡揚都賦注陸釋文引吳地記並以婁江東江與松江為三江

干禹貢職方之三江無涉故鄭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謂職方揚州宜舉大川不應合岷江而記小水至史記正義始以解夏木

紀而南宋蔡沈諸人並從之虛譚水利無關經義一則國語吳越爭三江五湖之利章昭注以為吳松江浙江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然誤以浙江為錢唐江而浦陽又錢唐支流皆非大江之分源又非震澤之同族全氏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唐江為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為一江與禹貢經文均無當也是三科者北宋時禹迹已湮班

鄭不講而孔傳又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

自北宋蘇氏書傳以

後皆

南宋後承吳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

流三江之云

自蔡傳以後皆本郝氏單鐸吳松水利之說

國朝講明經學師法始知

執後世所行之江不可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之河不可以

求九河於是信地志水經所述禹迹謂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

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得實

顧氏炎武金氏榜錢氏鼎姚氏鼎阮氏元孫氏星衍並從

之然倘有可疑三焉下游以震澤底定為主則惟中江易明南

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以江分三道于彭蠡為主則惟北

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
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曰說經必以經文為主禹貢岷山
導江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明以岷爲中
江漢爲北江皆下游分道入海則並南江爲三道入海可知地
里志中其說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兼今武進江陰地此
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出丹陽蕪湖西南今縣屬太平府東至陽羨今宜興
興入海揚州川此言中江爲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今池州府
費池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
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地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浙
江也是爲鄭注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及東迤者爲南江
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

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以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流而莫知申江南江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于高涇之胥溪偃宜歛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惟溧水一支向逕荆溪以達于太湖卽水自是三吳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于震澤而以吳松南江爲中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或又據河渠書言吳通渠三江五湖者以胥溪爲春秋吳楚川師要道閭廬所鑿非禹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

溪溧陽之水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宜
歛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畢鏐建議言修五
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墨
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江
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但枝渠別瀆曷嘗開通大江
于太湖如所謂溝通商魯屬之沂濟乎禹迹湮廢于後世者若
峽江之夷水爲荊州之沱泗州之禹王河爲泄淮入江今淺狹
皆不通舟况中江之塞於人力者乎若南江自以震澤爲源木
不以大江彭蠡爲源乃漢志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
者水經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
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此敘南江原委與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合意者古時貴池涇縣山谷之間孔穴相通如東西漾河之比而淤塞于

後世然南江上游塞而下游之涇湖州餘杭至海寧入海者故

道尙存

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可

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通名浙江非浙江之證胡氏謂力辨鄭注之失抑未之思也

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全藉分江水爲源也震澤受寧國廣

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也荆溪五堰故道自爲中江

之源震澤自爲南江之源于禹貢三江仍無不合也自北魏石

門仁和流塞唐初築塘捍潮于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不通于

錢唐江惟存運河自蘇達杭自是嘉湖之潮患息而浙爲南江

之故漕遂習忘不察海潮不通于故漕且狎注浙江卽錢江岸

日關上至富陽酈氏又誤以浙江曰浙名而浙爲南江之故者亦久假失真而漢志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者皆斥爲不可解駁駁并三江爲一江皆出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會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又言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在今太平府當塗縣其地西有今池州寧國二府東有江寧徽州湖州杭州山內地是由蕪湖淩水出震澤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通大江之明證中江與北江分于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于震澤南江無上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

者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隔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苕溪之水由烏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江水故蹟震澤以既無可尋則今日譚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

湖水震蕩得名苟南江之水不沛然東注則力不能敵海潮必至山嘉興直抵太湖沙岸圻爲巨浸平壤漲爲斥鹵矣震澤其尙能底定乎苟北江之水尾閘不閘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宜嶽金陵諸水貫胥溧荆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于海爲湖水說文及廣湖易注同云湖發海中之時深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壩以遏中江之上游不使人震澤築嘉興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益微焉導三江關震澤之利害故題

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
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注之于湖苟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
浙江則禹但能利荆楚之民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經言江漢
朝宗于海孟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
入江距海尙二千里安能朝宗于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
爲西竇而不及濟水乎荀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孟子言
禹疏九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
苟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故道非禹迹乎
若謂漢志于中江北江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職方之三江非
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著其爲揚州川
正所謂考迹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

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九江三江黃宗義胡渭程瑤田王鳴盛錢坫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北宋蘇氏之川說與鄭氏冰炭而反強誣之鄭氏以自張漢幟又謂鄭氏江分三孔東迤爲南江之說非班志之說其將誰欺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于海乎河水南受渭洛北受衡漳何不亦云分爲中河南河北河入于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

中江

初學記孔安國鄭康成說

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兼明此二條本

書引

一條先言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

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沔漢水爲北江蓋古

時彭蠡非都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以彭蠡爲南江則不當云
江分于彭蠡爲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爲漢之所龜矣豈彭蠡
旣爲北江之委又爲南江之源耶南江不見于經猶西漢水以
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河漢水得名姚氏孫阮氏
元言三江皆知主漢志及鄭注惟尙誤疑初學記所引前半條
爲僞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共貫源更校正彭蠡字爲
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釋導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渭洛入
河卽不得復爲渭洛獨道漢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矣又稱東
滌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若與江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

南漢在江北乃能越江而滙之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卽東匯之漢水又誤以彭蠡爲鄱陽湖而禹時之江漢卽今日合流之江漢是以重紕踵繆甚至謂江漢古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巡行以聖經爲不可盡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廓千載之蘊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入于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尙未與江合何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州南有江水右逕謂之驛渚三月以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白谷里袁口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時江水支分之第一

證鄂縣卽蓋鸚鵡洲據漢口之上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

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江心爲洲斷續袤長數百里江水自

鸚鵡洲右迤出樊口夾青山在中

武昌南岸小坡迤邐俗名青山

舊與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間始爲水衝斷無存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江通

此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潯口陽

羅各湖以東至黃岡此禹時漢水所行也至蘄州兩岸忽峽束

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廣濟黃梅爲古尋陽地江復出峽奔放

怒洩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江始

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

里此又鄂渚以下尋陽以上江中洲渚連綿江漢仍未全會之

第二證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綠江圖尋陽所記九江今

已無考鄂陵今武昌縣縣界有靜樂洲蓋洲揚葉洲舊

志云江入縣境爲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嶧洲迴碇磯至大洲爲三江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逕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五洲相接卽今蕪水縣界也又寰宇記映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而桑落洲在九江府東北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藝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在當時沙水相間自必實有其形然旣云參差長短則非九派相並也寰宇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南百九十里與尋陽分中流

爲界江水自鄂陵派而爲九于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東爲武

林洲卽桑落洲之尾也直至德化之桑落洲而後洲渚始盡江

漢始大會滙成彭蠡鄭注所謂漢與江闔轉東成其澤其地在

今彭澤縣北岸宿松望江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

白石牌河以上至今爲江水倒流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彭

蠡所滙歟

晉人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亦以此爲上下江之扼要也

南岸小孤山北岸彭

郎磯彭郎卽彭蠡之音譌卽今屬彭澤縣大江北岸之地蠡者

旋螺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回旋如螺蓋彭蠡即大螺其後大
螺謂爲大雷以在北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
言爲者猶濟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江漢自安慶大雷池以下復行爲中江北江則今日洲渚變遷
非復禹貢之舊惟自池州府大通河下至蕪湖江面闊三十餘
里中有銅陵之丁家洲江水岐分蓋古時洲渚在蕪湖以上今
時洲渚在蕪湖以下古時采石爪步二渡均南北要津截江經
渡今則采石之東山梁山間有洲陳家洲橫互百餘里爪步
至江乘之黃天蕩中有白鷺洲亦隔一百數十里灘淺迂回險
難直渡此皆六朝以後滄桑改變之勢大江至采石以下始南
北分流舟人呼爲夾江與禹貢之漢陽尋陽勢同一轍古時洲
渚皆在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其北中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
江行其南山蕪湖趨東南以入震澤

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之右隔以廬山湖水入江江
不入湖可言江漢分于鄱陽乎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蹟見
于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又曰東爲北江入于

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
不可殫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鸛鷀
洲著名自漢蕩然無存何況餘渚于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
分二水而經之受誣者一尋陽北岸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
不通于江于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
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于震澤海塘築而
南江不達于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于是三江
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
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東南有
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皆有一是小別漢志六安
國安豐之
大別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安陸之橫尾山又是漢非淮說者謂
傳寫之互易是大別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

天門正當安陸之東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

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江鄭注每引地說必西漢古書孔傳亦

用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在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

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

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阪南回且楚郢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

隔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乎况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蓋避尋陽彭蠡之險則吳師不出

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東岸而楚師

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荊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馬成

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淮上之舟并塞

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義陽三關卽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院

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方出城口 若依今之大別嶺江則吳師已距淮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而禹貢南入東淮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出曰沱漢別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汭河又曰白汭河皆取別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潛浮潛入漢是南入者爲潛東滙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際山入江上游更無分注于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者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江自江漢自漢分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蠡大別自大別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之翼際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而凡執今日之水道者不可以治禹貢

案隄防考云廢襄河亦名瀟湘河離漢口北岸十里許本
古漢水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支一支爲今後湖夏秋水
漲游船如織一支爲其經流夏漲時舟至瀟湘口卽由此湖
達瀟湘湖應馬湖牛湖而行又烏程范楷漢口叢譚曰漢
口鎮本一藍洲耳卽古之鸚鵡洲明洪武初尙未作民居
漢水山後湖出江亦未繞其前面也至成化間水通前道
而後湖遂淤然前後雨水環繞而旣可爲泊舟之所後又
有環抱之情故盛甲于天下又隄防考曰漢陽之水舊從
排沙口至郭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餘里然後下漢口成
化初忽于排沙口衝開經過郭師口僅長十里而故道遂
淤崇禎末又將鸚鵡洲衝斷漸次坍塌無存今以上游證
之荆州枝江百里洲古建縣治明嘉靖末衝斷爲二再以
下游證之揚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木在江心今與揚子
橋相連江面僅七八里靖江縣治江洲木在江心今與揚子
明末衝沙湧積北江竟成平陸遂與揚州泰興接壤黃天
蕩舊廣數十里爲大江巨險今則中互大洲占江面三分
之二一羣可航江乘卽今龍潭舊爲六朝津渡今盡化洲
川去江二十餘里以此推之則昔日江漢分流之處其鸚
鵡洲亦如瓜洲靖江之舊也江中袤長百十里江水分流
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相似而今日之漢口鎮市舊皆連
鸚鵡洲藍葦一片而已執今日之江面且不可以譚昔日
之瓜洲靖江黃天蕩况禹貢之九江三江乎

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郡城其自沌口過城南經魯山東北與漢合流者江之正流也又一支自沔陽播爲陽湖諸湖接太自湖出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黃蓬湖山新灘人江一支自孝感之石潭河至黃波河口出江此皆漢水濳淵江水別出之沱江弱則下流歸江江盛則逆漲而入于各港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勢也案此可爲漢水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並未入江之明證

釋導南條漾河

問嶧家導漾東流爲漢地里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道卽禹貢之漾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西縣卽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嶧家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沔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羗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嶧以爲東漢正源距隴西嶧家三四百里魏隋二志通典且

謂禹貢岷嶓既執屬梁不屬雍直斥漢志隴西嶓冢之誤然沔

既為漢之正源禹貢何止言導潏為漢反不及導沔者何曰東

西兩漢始異中合而未復分後人致誤有三一則不知其中曾

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水遂疑上源之枯絕

二則不知綿谷之潛水卽廣元龍洞也杜甫詩綿谷元通漢為潏水正流會沔之

道而以為水支分入潛之道遂疑潏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

而證明之水經注沔水篇引山海經漢出鮒鰌山鮒鰌卽嶓冢同聲段借

又東北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

為漢水之源關城卽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潏水西南流入

西漢水胡渭曰唐分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羗州之金牛驛有通溪上承潏水卽獻水口也是卽

潏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之明證水經注沔水嘉

定錢氏站于乾隆間曾奉檄秦隴親至嶓冢知有東西二源東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然無解于鄜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西漢水之說則但稱山坡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河相接之地以釋眾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河相通在廣元之龍洞今廣元縣隋改曰熱江卽西漢水也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鄭康成書注綿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爲河之入潛不言潛

之入河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

漢葭萌今廣元地

與水經注漾水合西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爲漢水

之源皆可爲潛水會河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嶓冢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畧陽西界卽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河故西漢

上游卽東漢之上游正猶漾旣會沔之後沔水下游卽東漢之下游長于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沔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士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伏流數十里經第二洞至此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沔相通端在于此故古今以西口爲第一洞而東口爲第三洞則首尾秩然可見禹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爲第三洞出口爲第一洞首尾倒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于東漢漾可注沔沔不能注漾蓋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

源委西漢爲漾之別不爲沔之別也況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魚復大江爲荊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江之險今則淺塞不通于江泗州盱眙之禹王河爲禹時洩淮入江故道今則淤塞無水是古時江淮之底實高于後世之江淮褒斜二水支灌于彭嶺爲白河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予嘗行經蜀之巫峽楚之大酉山豫章之龍虎山閩之武夷山兩岸崖洞中至今留有木柱桔槔臼竈牀棺之屬距水三四丈五六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是洪水時巢居遺跡蓋上古山谷未闢泥沙淤壅谷中之水高于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去僅存石骨遂仰古迹爲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之明證至若邗溝之水昔日江高於淮今則淮高于江是以從

北至南變派流爲順流尤潛河今昔異形之切證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惟受江江不受淮又李鄴南來錄江高淮下潛江沔陽之從高郵派流百里而至廣陵是唐時尙江高淮下潛江沔陽之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此入漢是江之沱卽漢之潛枝分互受尙無主客况漾沔山谷灌輸之水漲落無恆乎或曰漾水既由西漢分流潛行會河則何不名東漢爲潛而反以潛名西漢曰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宕渠水之故卽今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鄺注指爲入西漢之潛水是潛在下游與東漢上源無涉况爾雅水出江爲沱漢別爲潛不言伏而復出爲潛也西漢旣從漾水分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荊州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名豈荊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又考禹貢諸水皆始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沈名滎且絕河而

不混于河漢水則又名漾名沔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江非以二水伏見不常異于他水平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所之本通可以知滄浪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皆可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荆山鄭注謂是夏水酈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蓋漢所以下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特書於經者何曰滄浪乃襄之反切猶不聿之謂筆今楚人尙概呼漢水曰襄水卽滄浪之水耳樂史曰荆楚之地凡水自陵阜而過者皆呼爲襄本無定地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潰決歲歲災僚旣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沔陽皆經流入瀆隨地異名非受外水故酈注言纏絡鄢郢地連紀郡皆滄浪之

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導南條淮水

問淮爲四瀆古無通口之道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溝
通江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達之江以邗溝爲禹
迹者何墨子言昔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
越南夷之民是亦言淮可通江江可入震澤之明證考泗州志
載洪澤湖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淮水逕天長
銅城繞六合金牛山八百橋一向瓜步下江一向方山南白茅坂下江
沈括以爲禹時泄淮故道然宋熙寧明萬曆及我朝康熙雍正
乾隆嘉慶屢議疏通由高堰建閘泄水入江以免東路之災僚
而皆未施行者何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貢道必沿江海

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嘗躬勘并無其蹟須由
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有深六七八丈
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何人創此鑿空
之誕說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沂淮而後至泗口以入泗
泗口一名清口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祇五六百里沿岸而行無
今爲黃河所奪風濤巨險此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
射陽入湖則吳之邗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淮注江其時地
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道不勝戰艦左
傳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國語
黃池之役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邗溝可通則餘皇戈船
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由海以沂淮乎不寧惟是卽唐時高郵

至廣陵百餘里尙皆沂流而上見于李翱南來錄其時邢溝之水尙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況春秋戰國故知夫差告周所謂余沿江沂淮者卽揚州沿于江海之真道若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者此則自淮通濟之道與自江通淮各爲一事烏得傳會爲黃池舟師所行乎春秋吳越江舟尙不入淮更何問禹迹乎然則墨子所謂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太湖而言之孟子所言排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也斷無江淮上游可通之理也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爲繩水一名黑水卽金沙江次爲若水卽鴉

龍江又次爲岷江凡水以最遠爲正源而禹貢敘江源舍遠取
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以黑水爲梁州南界蓋金沙
江名麗名瀘皆取驪盧黑義爲入滇必由之道卽諸葛亮五月
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此黑水也

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麗水

山海經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卽黃帝次子昌意降居
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上
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沖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水故漢志
言若水入繩自以金沙江爲正源金沙江出西藏未入雲南以
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永定武定三府至四川境
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敘州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千
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爲昌意所

居不得謂非內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瀘水以上瘴重難入湍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沫水于成都利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卽以岷爲江源猶河非以積石爲源也知金沙爲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出葱嶺之南同源于昆侖昆侖卽葱嶺也非河源長江源短矣然金沙江爲滇蜀要道不通舟楫實不可不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論雲貴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川瀘州爲運銅運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利行舟不必勘估外自東川小江口起至四川屏山縣之新開灘止計千三百二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百五十里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化險爲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

上游吳公嶺等十五灘水勢尤險議從陸轉般過此再下船而或以爲可開復奏請開浚旋不成而中止論者謂滇銅運京歲費鉅萬若開通此江可省陸運夫馬費之半卽可抵工程之用功不在禹下師氏範滇繫于開金沙江尤三致意焉

釋江漢

問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鄭注謂荆楚之國有道後服無道先疆故記二水合一起海猶諸侯同心尊王以著其誼則是假

人事言水而說文水部作淖取江海通潮之義者何

說文水部曰淖水朝

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聲又曰衍水朝宗于海兒也从水行

九江孔殷繫江漢朝宗之下其事

相連故史記漢志並以九江爲尋陽而山海經水經獨以九江近洞庭劉歆又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者何曰朝者淖之段借

淖卽今潮字也。淦水之時江漢失軌橫流溢泄海口淤塞潮及震澤而止。上游皆不通潮至禹治水三江既入下游鬯而來源盛于是海潮由中江北江以達江漢。漢爲北江岷爲中江而上及于荊州之尋陽。故論衡曰：夫地之有百川猶人之有血脈，血脈流行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潮汐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虞翻易注曰：習坎有孚，言水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皆謂朝宗爲潮水。孫星衍曰：說文濤，小水人，大水也。疑宗濤聲近。借禹貢水道紀實直書從無借喻人事之例，奚取望文生義之譚至海潮上及彭蠡尋陽而止尋陽以下彭蠡以上爲中江北江南江分道之地，故以江漢朝宗繫九江孔殷之前明禹疏南

條自下游始海潮由三江上達于彭蠡而後上游巴陵之九江亦皆順軌由地中行也至九江爲大江之所分猶九河爲一河之所播別詳上篇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

索隱注曰雲土夢二澤名

又引韋昭漢書音義亦

作雲土

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里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

是史漢舊本皆以雲土

夢爲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古後始用僞孔之本以改史漢而訓爲雲夢之上宋儒因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近儒段氏玉裁亦以雲夢爲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夢爲俗本甚且以雲夢爲古文雲土夢爲今文者何曰段氏校史漢孔傳本異同甚勤惟于尙書經師家法不明專據馬鄭本爲真古文因

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爲今文此條知史記作雲土夢
同于漢書則肌度馬鄭本當不同于史記而同于僞孔遂以作
雲夢者爲古文重紕屢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名卽地里志
江夏之雲杜亦卽楚語之雲連徒洲皆同聲段偃單言之曰雲
長言之曰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
不注藪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爲古文本而望文立義以土
爲高邛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作以是爲地
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王氏炎蔡氏沈王
氏鳴盛說並同豈有江南之卑溼反
高于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謂必加土于作乂之上者大
壑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十藪之四皆地兼水土故大壑旣靖
震澤底定皆自水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旣作雲夢土作乂皆

自土言而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古者藪澤所
占極廣皆豬于夏秋涸于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楚田于孟諸
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熒澤鄭楚田于江南之夢其事皆在
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不辭於例自亂其繆
二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可兼雲從無江南江北之別
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夢而言邳夫
人生子文使棄諸夢中邳子田見之邳都今江北安陸縣豈有
涉五百里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皆謂之夢又
吳師入郢楚子涉睢濟江睢卽沮水也涉睢是西奔濟江乃南渡入于雲中盜攻
之遂奔鄖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棄郢西走自
睢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之鄖隨是江南亦可

謂雲今以土為水土遂分雲與夢為二又分江北為雲江南為
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又謂禹貢分
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
澤迷方一字亡羊千歧觸霧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今江南
石首江

北監利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

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
黃岡麻城皆在江北

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
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

雲土今京山縣州陵今
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是則荊

川互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
貢皆以是藪為金木竹箭羽毛齒革鱗介之所匯焉自作又以
來陵谷代遷墾田洶陸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鍾于洞庭于
是五湖五渚始見于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

不知置雲夢于何地況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時
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繆四至僞孔傳以雲夢爲江南之澤抑
無譏焉

禹貢說下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接刊印